

■龙艳荣

老刘

我与老刘是在他的愧疚中相识，老刘与我是在我的愧疚中相别。

老刘是我们小区的第三个门卫，前两个嫌工资低经常怠工，最后索性都不做了。老刘倒是能耐，一个人白班夜班都接了下来，一个月两千，也干得欢天喜地。也许是年纪大了，再加上日夜轮轴转，才上了两天班老刘就犯了迷糊。

有一天天刚黑，我下班开车回家，远远地就按了喇叭，小区门口的伸缩门半天也没动静，我又连续按了几声，门才缓缓地拉开。车头刚开进大门时，那伸缩门突然又返了回来，我急忙朝门卫室大喊：“师傅，反了，反了，方向按反了。”谁知道这一喊反而像是助威，我还没来得及倒车，那伸缩门哐当一声撞在了车头上，顿了一会才醒了

酒似的跑开了。老刘从门卫室的窗口里探出头来，像做了错事的小孩右手举在额前，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。我看看老刘铁青的脸，嘴边的话也说出口了。回到家我余怒不减，先生听完笑笑说：“算了，六十好几的老头儿跟你说对不起，受不住。”平静下来细细想想，先生说的也算在理，都是有父母的人，谁也不愿意自己的父母给人赔不是。先生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忙拉着我说：“我陪你去给老刘道个歉吧，刚才说话语气那么重，老人家心里不好想。”老刘向我道歉，我也得向老刘道歉，这一去一来，我们就这样彼此熟悉了起来。

从老刘的话语里我得知他早年当过兵，转业回来镇上当了统战委员，和镇长的女儿恋爱，遭到了女方家长的反对，被迫分开之后那姑娘投河死了，他没死成，但是工作丢了。后来，几经辗转老刘做了电工，晚上给人放电影，“拉银幕、扯电线、上胶片，冬天从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，夏天从八点放映到夜里十一点，村子里跟过年似的，我们可受欢迎啦。”老刘讲到这里时很兴奋，这大概是他记忆中最温暖的一抹色调，之后的人生用他的话说真是“苦

日子到不了头咯”。放电影时老刘认识了一个姑娘结了婚，后来又离了婚，老刘没细说我也没问，离婚后他就一个人过了大半辈子。我抬头看老刘，头上一丝黑头发都没有，是真的老了。

从那之后，老刘对我们一家十分热情，每次经过门卫室老刘都会笑眯眯地打招呼。有一次和他闲聊时抱怨住在一楼的诸多不便，尤其是午间休息总有人在窗户外大声讲话，吵得人无法入睡。没想到第二天中午窗外就鸦雀无声了，我笑着问老刘施了什么法。“我让他们以后想聊天了就来我这儿，我给他们提供场地，好烟好茶伺候。”没想到老刘也有这么幽默机智的一面。

老刘格外喜欢小孩，小区里的孩子也喜欢刘爷爷，门卫室的抽屉里除了烟还有许多零食，他看到小孩就蹲下来变戏法似的摊开手掌，左手一颗糖果右手一袋饼干，引得孩子们纷纷围着他。

有一天，老刘见到我支支吾吾，搓着手面露难色，我细看他比先前瘦了一大圈，眼泡肿得老高，人更憔悴了，吃惊地问：“老刘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能借我一千块钱吗？工资一发我就还上。”老刘像不肯出窝的雏雀儿，半天才挤出这两句话来，显然是经过了长久的思想斗争。

“我身上只有五百块，您先拿着救急。”我把钱递到他手里，他皱皱巴巴地脸上拧出了一丝笑容，又向我作了个揖。

过了十来天，门卫室里围了一群人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拨弄着手机。隔壁邻居说，老刘上周被大货车给撞死了，他儿子来要他上个月的工资。邻居还说，老刘的儿子常年不务正业，靠着老刘赚的那点钱过日子，前段时间赌博输了一万多，逼着老刘四处借钱，老刘几夜没睡，过马路时没注意被迎面来的大货车挂倒了，当场死亡。

我真后悔当初应该取出一千块借给他，也许他只差那一千块就凑足了，那样他会舒一口气，缓一缓神，也不至于在过马路时遭遇了车祸。

几年来，每每想起老刘，心都像被刺扎得生疼，明明是他借了我的钱，我却总觉得欠了他什么，愧疚得厉害。

(通联：沙洋县审计局)

■裴海波

跑过寒冬

脱下军装一年了，摸爬滚打、斗暑战寒的岁月随风而去。走出营门，那么一股激情、一种精气神还在吗？每当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不禁自问。

长跑(越野奔袭)是军人最基本的常规训练课目，也是最能检验军人耐力、意志、决心的“磨刀石”“炼钢炉”“火焰山”，能否脱胎换骨、浴火重生融入钢铁洪流，靠的是顶住扛起、坚持到底的信念。不经一番苦累煎熬、冲破极限，是很难“跟上队

伍、跑在前列”的，这是心语。

军营内外，春夏秋冬，千百次的长跑、千百次的锤炼，体会了身心的苦尽甘来、养成了铁打的自律习惯、领略了生活的奔腾向前。奔跑在田野上、在路灯下、在黄昏中、在黎明时，奔跑一直在路上……

12年求学，16年军旅，那个青涩书生跑过酷热、跑过寒冬，经受考验，进入人生的中年。

紧张的军旅生活成为“历史钩沉”，如实说，地方生活节奏已经慢下来，但火热的激情未熄灭，一种精神图腾的东西在呼唤自己。

作家村上春树年过半百，仍在坚持长跑。向榜样学习，无论生活的前方是什么，我将坚持跑下去，用心寻找另一个自我。

时下，寒冬到来、春节将至，孕育着新一年的希望。

我们怀着对生活的热爱、对家庭的责任、对工作的期许，路在脚下，要真正地走下去、坚定地跑下去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锻炼是一生的功课，跑过寒冬，去欣赏春暖花开。

跑过寒冬，其运动本身的意义值得回味，其精神层面的意义值得咀嚼——超越自我，向着更好的自己进发。

跑过寒冬，对于我、你、他而言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“英雄气”，而是为了思考生活的意义，为了奔赴生命的约定，为了眺望冬日的阳光……

跑过寒冬，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拥抱生活的交代——跑过寒冬，致敬军旅；跑过寒冬，强健体魄；跑过寒冬，锤炼意志；跑过寒冬，砥砺前行；跑过寒冬，踏实坎坷。

岁月不老，青春常青。坚定的火，点燃前行路上的灯；坚定的灯，照亮我们可能

会暗淡的心；坚定的心，引导我们坚定地跑下去，致敬，跑过寒冬的你！

(通联：钟祥市委办公室)



■李方富

怀想好兄弟周宣兵

岁岁清明，又是清明，这是好兄弟周宣兵走后的第二个清明节。

前些日子，只要有人提起周宣兵，我的心都会痛，泪水不停地往下流，只因他走得太早，走得太过匆忙，年仅58岁就提前燃尽了他的生命之火。

我和周宣兵是1981年“五一”劳动节相识的，我当时在毛李工商所负责中心集贸市场的市场管理费收缴任务，周宣兵在

毛李工商所负责“六管一打”工作，兼管毛李集贸市场的社会治安和贩运鲜鱼的情况。打那以后，我和他在管乡、管线等方面互相配合，工作上我成了他忠实的部下，生活方面，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，我成了他亲密无间的好兄弟。

1982年7月，原荆门市工商局毛李工商所安排周宣兵和我一同到恩施、来凤等地区调查一起违法案件。周宣兵接到任务后，二话没说，星期天也顾不上休息，收拾行李后踏上了去宜昌的火车。第一站到恩施林业局调查取证，紧接着又到来凤县取证调查。当年没有通客车，几十里的盘山路全部靠两条腿徒步行走，有时一走几个小时都找不到一个问路的人。长长的土石碴路，凉鞋磨穿了，脚被磨破了，饿了买一个馍充饥，干了一瓶汽水解渴。经过10

天的艰辛努力，我们取证调查材料完成后才松了口气。

曾记得1983年10月的某天，毛李工商所一职工家属种有三亩地的口粮田，当天上午天气晴朗，家属将4000多斤稻谷晒满了禾场。下午5时许，突然大风大雨袭来，眼看禾场的稻谷就要被雨水冲走。周宣兵正好在下乡回所的路上，遇见此状，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抢救稻谷。经过半小时的紧张奋战，稻谷被抢救进屋，可他的衣服全部被雨水淋湿了。第二天，他患上了感冒，同事得知后，买了药物和营养品来看望他，却被他谢绝了。此类事情可谓举不胜举。

1984年1月，毛李镇江新村的个体户李某从事的烟酒副食生意不景气，想买一台手扶拖拉机，为当地农民春耕生产整

田用。可是他一无资金，二是贷款无门，怎么办？李某成天愁眉苦脸，急得连觉都睡不着。李某把这情况告诉我后，我也是心有余力不足，在无奈之下，又将此事告知了当时管片的周宣兵。他不加思索，直奔农业银行，用自己每月的工资作担保贷款4000元，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。

2001年周宣兵在市工商局办公室工作时，听到沙洋基层干部职工对他战友提了不少意见，主要反映生活接待大手大脚，组织纪律涣散，工作漂浮等。于是周宣兵将战友叫来办公室与他谈心交流，并送给战友“老老实实做事，堂堂正正做人”十二个字。周宣兵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他严格要求他人，但更无情面的解剖自己，这也许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
(通联：沙洋县工商局)

■吴志荣

油灯的变迁(1)

油灯

铁制的油灯，我们见过许多，而且也点过，那是奶奶房间、妈妈房间的“长命灯”，至少是民国以前的物件。似乎从唐宋元明到民国，油灯没有多少进步。在我们见过的时代有两种：一种非常简单，浅浅的小灯碗，加一个小把手；另一种稍微复杂点，有底座和支架，上面才是灯碗，保持了“豆”的基本结构。后一种也就是齐白石和一些画家喜欢画的那一种。

小时候常唱一首儿歌：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，请求猫大哥背下来……”那种油灯，直到五六十年代，许多农家百姓都还有，只是没人舍得用植物油把它点燃放亮。那时候，家庭主妇们炒菜都舍不得往锅里倒油，而是用筷子或鸡毛尖往油瓶里沾点再蘸到锅里。更有甚者，怕干燥的筷子和鸡毛尖吸油，所以蘸前先蘸点水，这结果就出现了油瓶里的油越用越多的现象——这当然只是乡间讽刺那些过日子特别仔细的人，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，不过，那个年代的人们吃油少，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即使是相对优越的城镇居民，每月每人供应几两油，也同样舍不得吃。如此情况之下，更是当然舍不得用来点灯。

据我个人所知，在用电灯之前，乡间

照明使用的大都是煤油灯。煤油灯是什么时代替代豆油灯的，我没能考证，只知道20世纪的上半叶是煤油灯和豆油灯、菜籽油灯并存。那时煤油灯的煤油一是计划供应，二是老百姓叫“洋油”，人们有洋油就点洋油，没有洋油就点菜油(北方人点豆油)。到了上世纪50年代，豆油也成了稀罕物，南方点菜油就只能靠自产自榨了。后来，日益金贵，煤油虽不能满足供应，却独自把照明的任务承担起来了。

煤油灯的样式有几种，但结构基本相同：一个盛煤油的瓶子，加上一个灯头。灯头一般需要购买，因为一般人自己制作不了。但那工艺也很简单，无非是先用薄铁皮卷成一个像筷子那么粗的小铁筒，再剪一个比瓶子口略大一些的圆铁片，在这圆铁片中钻一个洞，然后把小铁筒穿在洞

里，焊住，就完成了。所以，以1964年为例，价格只有五分钱。一个墨水瓶加一个五分钱的头，就是一盏煤油灯了。

(通联：市委台办)

